春秋分記

三十

春秋分記卷五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四

厲公　　悼公

厲公諡瀍殺戮不辜曰厲

名州蒲按應劭舊君諱議云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作州蒲誤考之杜注亦云或作州滿滿蒲字相近則曰蒲者非也景公大子成十年嗣立明年改

元至十八年遇弒在位八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鼓也）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

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為七年晉殺郤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

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秦桓）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稱尺證反）利吾有狄難（晉滅路氏）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古報反）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十一年）君又

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壬夫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

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音陣下同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五嫁反）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石首為御當御君以退唐苟為車右當死戰）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

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為郤至見

譜本張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具餘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

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此用城濮例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仍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子反曰側亡君師

反諸侯還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孟獻子）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

襄公及諸侯伐鄭范文子反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呂祖謙曰鄢陵之戰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易見然楚敗之後君臣戒懼終始得全厲公一勝之後殺三郤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范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見禍為幸使其加之講學必將見幾

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亦嬖人)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講武堂)

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辠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刼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

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嬖大夫家欒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
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
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
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
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庚申晉

弒其君州蒲一作州滿見上注公如晉夏晉侯使士匄來聘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諸侯葬車七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

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朝廟五日而即位厲公弑絶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

為大傅使脩脩范武子之法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
脩士蔿之法士蔿獻公司空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
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
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魏犨子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
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
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

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朝于晉而請為昏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士魴來乞師十二月會于虛朾謀救宋也

悼公謚灋中身早夭曰悼

名周大父捷菑襄公少子不得立號耳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成十八年迎於周立

之明年改元至襄十
五年卒在位十五年

襄公經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見宋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傳見鄭

經二年夏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二年秋七月鄭伯睔卒（成公）晉師侵鄭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憂齊叛）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

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祁奚請老致仕晉侯問
嗣焉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狐卒又問焉對曰
午也可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
赤也可職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
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
一官軍尉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祁奚有焉

劉安世曰祁奚外舉其讎內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晉討欒氏之難因叔向叔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以七十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雖不足怪然不若史記所載按晉世

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伐許

傳四年冬無終子山戎國名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易輕也以豉反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經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傳見陳及吴

傳六年冬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

經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傳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厥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行露又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節南山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弟宣子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明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楚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彊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

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蘇轍曰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却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緩不與之戰卒以弊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音博）磬女樂二

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謂咸七年知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會于向為吳謀楚也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黶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句)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